

私小说

from left to right

从左至右

〔日〕水村美苗——著

赵晖——译

私小说

from left to right

— 从 左 至 右 —



〔日〕水村美苗 / 著 赵晖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小说:从左至右 / (日)水村美苗著;赵晖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780-8

I. ①私… II. ①水… ②赵… III. ①自传体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2015 号

Shishosetsu from left to right

by Minae Mizumura

copyright © 1995 by Minae Mizumura

Photos © 1995 by Toyota Horiguch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5 by SHINCHOSH 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nae Mizumur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r-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280 号

责任编辑:余雪霁

特约策划:欧雪勤

封面设计:高静芳

私小说:从左至右

〔日〕水村美苗 著

赵晖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270,000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80-8/I.4608 定价:48.00 元

致中国读者

——写在《私小说：从左至右》中文版出版之际

想起来那还是 1998 年为了参加一个作家交流活动我出访上海时经历的一件事。我和翻译刚坐上一辆出租车就听到了收音机里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中文里夹杂着一句句流畅的英文。好像是一个介绍流行音乐的广播节目。尽管我听不懂她说的中文是上海话还是普通话，但还是不由自主地竖起耳朵谛听了起来——那是因为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我用日文写的一部夹杂着英文的长篇小说《私小说：从左至右》，我不由得在内心感叹道：啊，原来中国也有这样的广播节目啊；原来在中国英语也以这种方式被使用着啊。那么，我的那本书如果被翻译成中文的话，或许也是会有读者肯拿起来阅读的吧。

然而，那不过是彼时掠过心头的一闪念，转瞬间就淡然消失了。自那日起，十七年过去了，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这本小说的中文版实际上将由位于上海的出版社出版发行！承蒙译者赵晖女士以及上海九久读书人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诸多编辑（包括编辑李建云女士）的尽心努力，我的这部小说即将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对此，我深表谢意。

因为我父亲工作的关系，在我十二岁那年，我们一家人去了美国，不曾想竟然从此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之久。《私小说》这部

小说讲述的就是那样少小离乡的我为了用日文创作小说而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到日本的前后过程，同时也交织着一段段虚构的情节，写下来，作为对长达二十年的旅美生活的回忆。小说里自然也叙述了我们一家人的故事，但是小说的中心主题，还是我对故国语言的痴迷。

我们一家人刚到美国的时候，移民到美国去的东亚人的后裔还只是聚居在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一带，而我们一家人在美国东海岸的纽约郊外落脚，那里几乎看不到东亚人的身影。当我和姐姐转学进入小镇里一所初级中学时，我们俩是该校有史以来最初的日本人，居然还因此上了校报。之所以能成为新闻，是因为就连相传在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身影的中国人在那所初级中学里也只有三个：其中，一个是和我同年级的女生，据说她家是开洗衣店的（这个女孩儿在这部小说里出现了）；一个是比我高一学年的女生，据说她家里非常富裕，她本人则是由一名华人奶妈抚养大的；还有一个是高我两个学年的男生，因为成绩优异而有口皆碑。一共就这三个人。那个男生相貌清秀俊朗，爱慕他的女生非常多。

那是我从那所初级中学毕了业、升入与初级中学校舍相邻的高中之后的事了。有一天，放学后，我一个人正在路上走着，一辆汽车倏然在我身旁停了下来，停下脚步一看，是那个华人男生，他摇下车窗对我说，我送你回家吧。我自然认识这个人见人爱的男生，可是，没有想到他居然也会注意到我这样一个小女生的存在；抑或说即使他是注意到了我的存在，可是，我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关心一下我。短短的路途中，他问了我很多我自己的事，而

每当我用那一口并不流畅的英文回答完，他都会非常礼貌地颌首回应。现在想来，一个男子忽然潇洒地把车停在自己身旁，然后护送自己回家——这样如同电影画面一般的经历，在我，那是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时，内心深处局促紧张中交织着丝丝欣喜的感觉，直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后来我听说，他考上了哈佛大学。

之所以会发生那样一次路遇，或许是因为就连深受大家喜爱的他也会感到孤独吧；或者，他是出于对一望便知没有朋友来往的我的同情也未可知。当时的我虽然在美国的学校里读书，但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英语我都采取了拒不接纳的态度，每天回到家就一头扎进父母从日本带过来的一本本旧时代的日文小说里，日复一日，因此，一个人形单影只地走在路上让人觉得孤单落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放学路上发生的那件小事，我不知道是出于那个男生自身的孤独还是出于他对我的同情，但是唯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在当时的美国东海岸，作为一名东亚人，总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外来者”，以至于当同样的一个东亚人出现在自己面前时会极其自然地感受到一种连带感。

身在美国，无论如何都只是个“外来者”——这是多么刻骨铭心的孤独寂寞。也正是因了这满怀的孤独寂寞，我才如饥似渴从不间断地阅读着日文书籍，并且开始对故国的语言日文产生了异常的痴迷，最终，为了用日文写作，我彻底回到了日本。

从那以后，半个世纪的光阴流过了，美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人始终自豪地称自己的国家为“移民国家”，但即便是这样的

美国人恐怕也没有想象过有一天地球竟然会变得如此之小，也没有想象过有一天会有各种各样的民族和形形色色的人种浩浩荡荡地如潮水般涌来吧。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的话，据说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所谓的“白人”之外的其他人种将占居美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并且，时至今日，增长得最为迅猛的，是来自东亚各国的移民。如今，走在曼哈顿的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东亚人的身影，一看就不是游客。他们挺起胸膛腰板笔直地走在繁华街道上，脸上洋溢着自信。

这些东亚人中的一多半都是他们的人生走到中途时才选择让美国成为自己的国家的；或者，其中一些人的父母也已经把美国选择成为自己的国家了。把美国选择为自己的国家，就意味着要把英语选择为自己的语言；同时，把英语选择为自己的语言，就意味着选择了一门世界性语言，如今全世界各国把它视为了全球通用语。他们因为选择了美国进而选择了英语，又因为选择了英语而选择了一门世界性语言，因而也就获得了一项能够面向全世界直接发布信息的特权。

这样一想，我才意识到，我——不，是《私小说》的主人公，她做了一件多么令人惋惜的事啊！尽管说她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今天不同，但不知不觉中，她依然做了个不可理喻的错误选择。如果当年她不是拒不接纳美国，而是在美国扎下根来的话，那么，或许她已经成了一名用英文进行创作的小说家吧。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能够直接阅读她的作品的读者也就会遍布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而翻译她的作品的译者也会星布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本来可以这样的，可是，愚蠢的是，为了这一门只在小小

的日本列岛通用的日语，她却亲手舍弃了原本可以让英语成为自己囊中之物的机会。

然而，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这样发问了：那么，她是否应该为自己立志成为一名日文小说家这个选择而后悔呢？当年她真的应该努力成为一名英文小说家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那样想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多么贫瘠啊！从深层意义上讲，唯有语言才是最具有根本意义的文化。人类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之后，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逐步对现实加深了理解。由此，人类也触及到了众多的现实——众多的真实，也随之日益丰富起来了。由英语一语来支配就意味着会存在这样的危险性——只有那些凭借英语才能够理解的现实与真实才会被认为具有作为现实与真实的分量。正因为这世界是由英语一语在支配着的，所以，不是才更应该珍惜英语之外的各种语言、才更应该关注那些仅凭英语是看不到的现实与真实吗？同时，不也应该对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英语不由分说强加给我们的现实与真实提出我们的疑问吗？

这篇序言虽然写得有点儿难，但《私小说》却是一部非常易读的小说，全篇故事是通过一对姐妹在电话中的对话逐步展开的。众多尚未去过美国的日本读者也都把耳朵贴近这对姐妹天南地北的电话海聊从而享受到了阅读的乐趣。译者赵晖女士自愿承担起了中文版翻译的重任，我相信，通过她的辛苦努力，这部中文译本一定是能够令各位读者用中文来愉快地阅读的。并且，我的小说一旦翻译成了中文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将会有十倍于日本读者人数的中文读者来享受阅读这部小说的乐趣了。仅仅想

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无比的幸福。在此，再次感谢赵晖女士为这部小说的中文版几经波折终于得以翻译出版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同时，更要对每一位肯把这部小说拿在手上翻开的中国读者表达深深的谢意！

深深地感谢！

2014 年秋

水村美苗

(赵晖 译)

"Friday, December 13, 19 x x

"Twenty years since our ——"

"Our exile"? No. That sounds too ordinary. How about "the Exile"? No... "The Exodus"? Oh yes, "the Exodus"! Yes, let the word be "Exodus".

"Twenty years since the Exodus."

And what if I start with "Alas!"?

"Alas! Twenty years since the Exodus."

And another exclamation mark at the end.

"Alas! Twenty years since the Exodus!"

How about three exclamation marks to really mark that pang I felt.

"Alas! Twenty years since the Exodus!!!"

No. That looks too vulgar. Take out the last two. Delete and delete and, wait, do I hear a siren? Yes, I hear a siren ——我听到了, 听到了。I hear a siren in the distance...

“19××年，12月13日，星期五。

“二十年了，自从我们……

“远走他乡”？不，这听上去太普通了。说“出国”如何？不好……“背井离乡”？噢，“背井离乡”！对，就把这个词选定为“背井离乡”吧！

“自从我们背井离乡，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如果我以“唉”的一声叹息开始的话，那会怎么样呢？

“唉！自从我们背井离乡，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而且，加一个感叹号在最后。

“唉！自从我们背井离乡，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用上三个感叹号来表达我的痛苦，如何呢？

“唉！自从我们背井离乡，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不，这样看起来太俗。抽出最后两个。删除再删除，等等，我好像听到了汽车的鸣笛声？是的，我听到了汽车的鸣笛声——我听到了，听到了，我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汽车的鸣笛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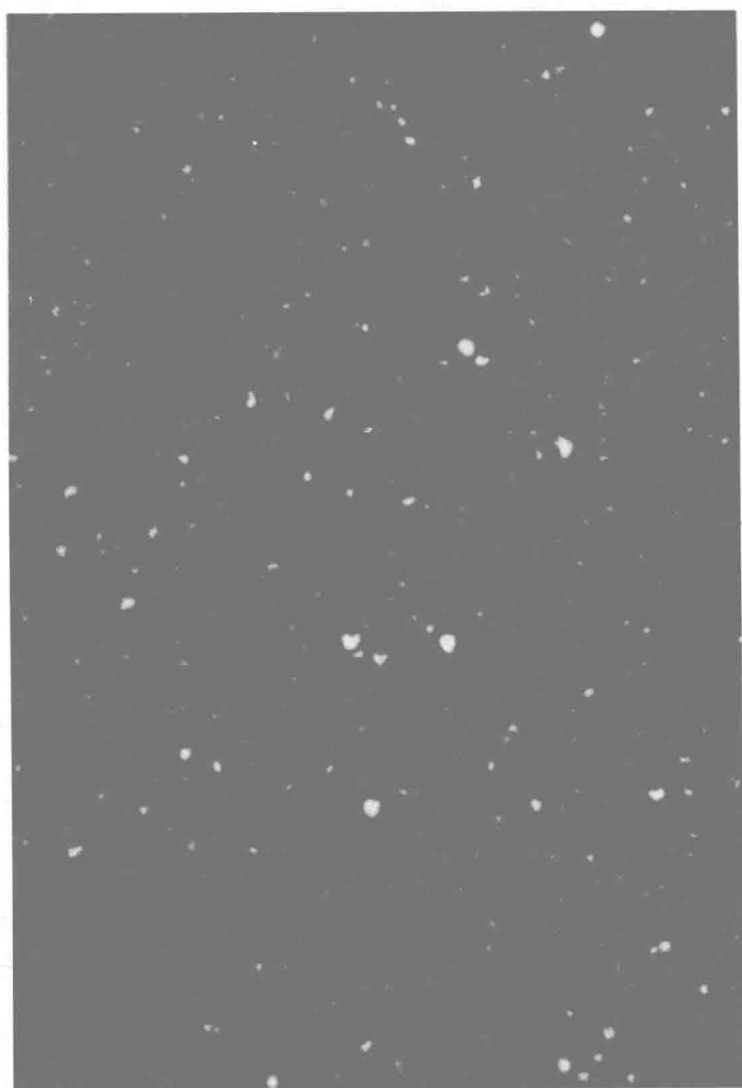
汽车的鸣笛声细细长长地穿透冬天的夜空从远方渐渐传来，这是一种足以把冬夜的孤独从井底深处摇醒的声音。——*Somehow resembling and yet so very remote from the siren I used to know as a child.*（不知道为什么，依稀觉得孩提时代我就听到过与这鸣笛声相似而又遥远的声音。）不是孩提时代听惯了的那种动物们“呜呜呜”鸣叫的鸣笛声，而是那种“滴滴答答”抑扬错落高低起伏的电子音，使人无法判断是警车还是救护车。那是一种寒彻筋骨的不祥的声音。*Somebody's been killed ... shot, maybe*（有人被杀了，或许是被枪击中了……）——被杀害的人是谁呢？是妓女还是学生？——*No, It's the snow.*（不，那是雪。）

雪。

是的，今晚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下午开始飘洒的雪花在天黑之后渐渐大了起来，而在夜阑时分的此刻，更是以一股意欲把大地上的一切都覆盖成白茫茫一片的气势继续飘落着。

Must be a car accident.（肯定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肯定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我起身从电脑前离开，横穿过空荡荡的客厅，跑到窗户前。从早晨起来后就没有外出过一步，这样的日子绝不只是今天这一天了，昨天和前天也都是没有迈出过公寓一步，就连窗户也没有打开过。突然这么一活动身体，立刻感觉到四周这吸收了热气和尘埃的空气沉重而浑浊。那一片不祥的汽车鸣笛声先靠近了一会儿附近一带之后并没有拐进这座公寓所在的路上，而是径直穿过大道朝着大学城中心街道方向飞驰而去。



雪

Good-bye. Farewell, ma belle Sirène^①. (再见！再见！我美丽的塞琳娜！)

我就那么久久地站在凸窗前。

从这里可以俯瞰到一盏盏照耀着茫茫黑夜的路灯周围，一颗颗细碎的雪粒依旧细密地发着光芒，上下飞舞着。大风刮得双层窗户外侧的那一层发出声响微微地摇晃着。

雪已经积了多厚了啊？

把太郎哄睡哟，在太郎的房顶上洒下一层积雪。

把次郎哄睡哟，在次郎的房顶上洒下一层积雪。^②

And this was the only poem he could recite by heart. (这是他能够背诵下来的唯一的一首诗。)

——是的，这仅有两行的诗句就是“公子”能够背诵下来的唯一的一首诗。有一个晚上，他就这样站在这面凸窗前，俯瞰着不停地飘洒而下的大雪，略有些腼腆地轻声吟诵起了这首他能够背诵下来的唯一的诗歌。And how I wished and wished I had that

① ma belle Sirène 是法语，意即“我美丽的塞琳娜”。Sirène，也译作“塞丽娜”、“塞壬”，是古希腊传说中时而幻化为美人鱼的神话人物，拥有天籁般的歌喉，常常站立在岩石上放声高歌，美丽而充满诱惑力。另，正文中没有特别注明的地方，都是在每一段英文原文后面的括号里译出了相应的中文。同时，原文没有任何注释，书中所有注释都是由译者所加。

② 这是一首原题为《雪》的日本现代诗，作者是生于大阪的诗人三好达治（1900—1964）。

snowy scene in front of me. (我是多么多么希望自己眼前能有这样一片飞雪飘飘的情景啊。)

雪……不停地飘洒而下的大雪……无声地飘洒而下的大雪。

这不是那种如同沙漠里的沙子那样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四处飞扬的粉末状的细雪，而是那种始终都吸足了水分的鹅毛大雪。我的手掌至今依然记得这种大雪仿佛渗透进肌理深处的冰凉感觉——So I think, at least. Or is my memory only an illusion of a memory?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或者我的记忆只是一种记忆的幻觉?)

在这无声地飘洒而下的鹅毛大雪中，白茫茫一片、沉重地积满了这样厚厚一层无声地飘洒而下的鹅毛大雪的草苫房顶连绵不绝地延伸到远方，那片延伸到远方的白茫茫的草苫房顶不久就和远处朦胧可见的雪白的群山连接在一起，而那片雪白的群山则融进了更远处闪烁着妖冶莫测的雪光的、白的天空里——仔细想想，这些或许是只有在那些铁路公司的宣传海报上才会存在，而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寻不到的景观，并且实际上我自己也从不曾看到过那样的景观，然而，那一瞬间，我出乎意料地感受到了那片景观展现在自己眼前的无上幸福，我的心被一种深深的怀恋之情紧紧地攫住了。

然而，此刻，透过粉末状细雪可以望见的对面那幢白皑皑的物体，是建在公路相反方向的巨大的砖瓦结构的 Afro-American Student Center (美国黑人学生中心) 和它旁边的 University Cabaret (大学歌厅)。

汽车鸣笛声的余韵消失后，深夜里一片静寂。

How very quiet ... and to think it's a Friday night. (多么安静

啊……而且想想这是个星期五的晚上啊。)

因为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所以，如果是往常的话，那么不知从什么地方聚集而来的黑人们会用沙哑低沉的声音合着 DJ（流行音乐主持人）的节奏，嘴里喊着 Oh yeah！（噢耶！）什么的拍手喝彩，手和脚节奏感十足地打着拍子，以那种无法看作和我自己是属于同一种人类的、有如神灵附体的柔软动作跳着舞着，那些声音肯定会透过双层窗户传过来，一直响彻到将近夜半。每次、每次，我都会条件反射般地陷入一种自我怜悯的境地——啊，那、些、人、是、那、么、的、幸、福，而、我、是、这、么、的、不、幸……那座 Afro-American Student Center（美国黑人学生中心）在今晚如同一片废墟，鸦雀无声；而它旁边的 University Cabaret（大学歌厅）也是，那扇用黑体活字描画出拱形的中世纪风格的门扉也紧紧地关闭着。

——穿过 Afro-American Student Center（美国黑人学生中心）和 University Cabaret（大学歌厅）之间那条细长蜿蜒的道路，就是相传今年夏天两个妓女被杀害的那条路。在平日，不管是多么冰冻刺骨的夜晚，简易公寓门口那条业已磨损的石阶前面都会有几个黑人妓女在那里扎堆儿，客人的汽车一靠拢过来，妓女便坐上去然后消失在黑夜的某个地方，然后再回来。如此一次次地反复。可是今天晚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因为肯定是不会有客人出现的。这么说来我倒想起来了，她们当中有一个人十分惹人瞩目，个子很高，看上去温和亲切，可是入秋之后就一直没有见过她，所以，被杀害的妓女当中或许就有她。Poor soul! Such a friendly girl that she was. She'd shout things like, "Hey China! I like your

coat!” and I’d answer, “Thank you” ... always timidly, of course. (可怜的灵魂！以前是多么友善的女孩啊。她会大声地说话，比如：“嗨，中国！我喜欢你的外套！”而我会说：“谢谢你”……当然，总是怯生生地。) 她也和其他那些妓女一样敞开外套的前襟，露出里面精薄精薄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看上去随时都可能会摔倒的、后跟极高的长筒靴。在妓女被杀害的那条狭窄小路的一端，残留下的一团黑乎乎的血迹如同尸体的一部分一样依然隐约可见，然而，一旦下过这样一场大雪，那么，小路的两端会一直被埋在积雪和泥沙之下，直到春天的阳光灿然洒下。

即便是位于小路深处的大学校报编辑部，今晚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在加班吧。在这样大雪纷飞的日子，弄不好会回不了家的。公路上已经很长时间不仅看不到一个人影，就连一辆汽车的影子也根本看不到。从远处那幢岿然耸立的高层建筑里的建筑系窗口，可以看到荧光灯朦胧熹微地发出白色的光亮。并且，之后便是万籁俱寂，只有颗颗粉末状细雪一直在空中漫天飞舞着，宛如冰冻的火焰的火星一样闪闪烁烁，一直在空中漫天飞舞——宛如冰冻的火焰的粉末一样闪闪烁烁……

就这样，从深山里舞蹈着走出来的女人们踢散了暴风雪，赤着脚朝这边跑过来。蓬乱的头发在她们的脑后随风飘扬，她们越过山脊飞啊飞，降落到山谷里。她们是从坟墓里复活之后奔跑在茫茫黑夜里的山姥^①：那个是我的祖母，而那个就是我的曾祖母，

① 日本传说中居住在深山中的一种女妖，面容如老妪，外形体貌彪悍粗犷，但却非常通灵性，最大的特点便是能读懂人心，看透对方内心所想。